

在纪念严文井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同时也想到他离开我们已经20周年了。但是,他的著作仍是大家喜欢读的作品。他是我们大家的文学大家。

我们在不间断地读他的作品。我读他的作品,常常因为与他熟识而倍感亲切,兴味更浓。特别是我也到了九十岁的年龄,就越来越喜欢回忆与文井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我想起文井先生说过的三句话:

第一句是,他到了晚年,曾经说过“我死后五十年,读者还会记得我的作品吗?”从他说话的语气中可以听得出来是“不会记得了”。可是事实是,广大读者越来越喜欢他的作品,比如,《小溪流的歌》《“下次开船”港》等。现在,我们会感觉读他的书不够细致,不够深入。特别是对文井先生的心思绵厚、感情敏感这一点上。我们还要学会阅读他的作品所引发的思考。他少年时代读安徒生童话的心得是“强烈的、优美的诗意感动了我,引起我思索。”我相信,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以至于更长的时间,我们会更深入地阅读文井先生的书,思考和发现更多的“美和崇高的东西”。

第二句话是,文井先生曾经说过“只要我们心里有孩子,中国就会有音乐,有花朵,有希望。中国永远是中国”。我每逢读到这句话,总是会产生幻觉,好像听到了他说这句话的声音。

手机、银行卡、电脑等都预设密码,但是,每个人都有忘记密码的经历。有些App上有“忘记密码”的小窗口,你顺着指令按图索骥,就可找回密码,或者重新设置就解决了问题。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密码都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找回。有关私人敏感信息、银行账户、信用卡等的密码一旦记不住,找回、重置它们要费相当的周折,还要承担一定的费用。

对于老年人来说,密码的烦恼还不止于此。朋友A说起这样一件事,她和先生都十分爱好旅游、摄影,拍摄了海量的照片,存储在“云端服务”里,数月前她的先生因病逝世,她接到“云端服务”的催费通知单,说是如果不及时



如同(黄浦区)苏州河畔的那些垂柳,语言在向你屈身的同时又悄然收回自己的曲线。我徜徉在上海以及周边的城镇乡村学习中文,这股语言的潮流穿过我,起起伏伏,变幻莫测,由我未能完全理解的力量驱动,如始终将我推向前方。

黄岩新街集市上小贩的吆喝声又在几天后我经过静安区的水果摊时悄然出现,化为了一抹橘色的微笑。我在此居住了两个月。石库门弄堂中,架空缠绕着的黑色电线——就像步高里,那个我仍在细读的老式砖墙和弄堂结构——在我眼中化作这座城市生命线的血管。杭州西湖边的那个樟木秋千的栏杆上刻着一个“回”字,口中套口,教会我何为回家。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等待去往黄山的火车时,和一位陌生乘客的短暂交谈令我获益匪浅,带给我的感受不亚于研读中国的古诗和当代诗歌。

这种交织层层叠叠,却几乎毫无层级:霓虹招牌和闪烁的眼眸,茶园中的木刻汉字和印刷的隐喻,所有这些都在我心中翻阅成册。

2024年10月应民生美术馆的邀请抵达上海后不久,我写下了《安福路》的初稿。一年后,我在倾盆大雨中再次走过这条街——

怀想严文井先生的三句话

金波



这是文井先生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声音。他一生追求美,艺术是他一生的精神营养。他对生活充满了爱,充满了热情和信心。每个孩子都是他的钟爱,而中国正是他一生为之奋斗、为之喜悦与忧伤,是另一种钟爱之所寄。

第三句话是“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点真诚的声音。”

文井先生天性中的真正本质就是思考。他面对世界,游心纵目,从平凡的事物中发掘出深义。他那些记人的文字,对亲人对友人的怀念幽细如梦。他也常常自我剖析,他说过:“我不怕给自己难堪。”他的思考无处不在。他读那头西班牙的小驴,想起“过去我遇见过的那些小毛驴”“多少年以来,它们当中的许多个,被蒙上了眼睛,不断走,不断走着。几千里,几万里。它们从来没有离开那些石磨。它们太善良。”(《一个低音变奏——和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在日常生活中,他看见在路灯下,有孩子在膝头上摊着一本书在读。他写道:“书,在这样的灯光下,这样的膝头上,显出了它的真正的尊严。”“书,毕竟不是柴火的代用品。”“我的希望是:人们既有柴烧,也有书读,只是不要皇帝。”(《在书市上的胡思乱想》)

他喜欢思考。他将一切化为思想。我们读他的书,要引发思考,学会思考。

卡片上,密封在信封里,作为遗产继承人的备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密码有更新,记得把卡片也同步更新。

国外有一种叫“密码管理者”的公共服务,客户可指定某人在他(她)去世后通过申请获取自己生前设

的密码,只需要支付年费就行。

密码遗产派生出的话题是: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叙事、亲人或同事之间的交谈等等,对于遗产继承者也有着相当的意义,继承者有意保留它们作为对逝者的怀念。可以试着这样办:B是某聊天群的活跃成员,他不幸离世,遗产继承者希望保留B账户内的资料,可以在征得群主的同意下加入该聊天群,复制B的照片、聊天的信息,然后删除B的账户。删除这一步骤一定需要做的,否则,说不定半年以后还会有人写帖子祝贺B“生日快乐”呢!

寓意为“幸福之路”的安福路。我意识到,这首诗可以成为名为《日月潮汐》的这本书的开篇。“日月潮汐”取自西班牙语,灵感来自中文的“明”字,日月同辉。那么,将这种跨语言的交汇承载于书写之中,在中国行走时以英文创作,意味着什么呢?

在英语中,“雨”和“语”发音并不相同,但在中文里,它们却是同音,有一种琴瑟和鸣的韵味。“雨”和“语”的含义也不尽相同。

学习中文的意义

(阿根廷)帕特里西奥·费拉里

但当我念出它们的时候,我仿佛听见它们相互交叠,就像天气与声音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属般的关系。

这些语言的巧合能使人蜕变。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种奉献,我称之为“异音共声”,一种让自己在习得的语言里成为另一个自己的行为。《日月潮汐》正是在这种有着语言差异的中文语境中诞生的。

在上海市作家协会驻留期间,我也曾四处游览。品味台州黄岩区云雾缭绕的高山茶园;倾听苏州狮子林的石啸;品尝乌镇万

夜光杯

黄阿忠喜欢画荷花。之前画的多是凌波之上飘逸灵动的清荷。如今他很愿意画枯荷。干燥的秋风吹来,抽干了莲蓬和莲茎的水分,荷便日渐枯槁,时间悄悄进入,原本的生命,只留下木质的纤维。

去看黄阿忠的画展,慢慢地一张张看画,等待着枯荷的出现。他的画特别,许多作品,都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倾诉感。安静的展厅里总有一个阿忠站在你的身边,和你聊天。

阿忠画画时,情绪一向不错。看画的人,嘴角也常有一丝微笑。看画人的微笑不是腴浅。一幅画,能够让人一眼见到底,又流连忘返,久久回味,不由自主痴痴地笑起来。那便是说,这是一幅滋润你情绪的作品。

三十年前,他在我们报社,和画家安朴一起试着画水墨。是在乒乓桌上,底下衬着报纸,上面铺着宣纸。画一笔,便在等待墨色干透,再画。画家画下的笔痕,湿的时候,颜色重些,渐渐干去,会一点

点变浅。水和纸,又在引导着笔痕不可控的形状变化,特别是墨色的边缘,或是毛茸茸的柔和,或者是不规则的锯齿状。画家心目中总在追求难得的恰如其分,一次次地试验,便可以知道艺术并不需要全力

把控,把一部分颜色和形状交给水的分子和纸的纤维,便可获得自然的生趣。这是他喜欢的。翻看他不同年代的水墨作品,便知道他的笔墨语言,能够说出的话语越来越丰富,意味越来越醇厚。他的起家作品油画,也开始有了变化。一些作品,甚至能够看出使用油画颜料的中国式写意。

我站在两幅画威尼斯的油画前,一位女士也在那里伫立。她说她是一位画廊经营者,她的画廊陈列过阿忠的画,喜欢的客人不少。

我们都在看阿忠右边的那幅《威尼斯水边的楼房》,看墙上流淌着许多行弯弯曲曲的水痕。似乎在作画时,某几笔蘸着稀薄的液体,液体就滴下来,类似中国书法的“屋漏痕”。

齐白石有一方图章,“大匠之门”。齐白石是雕花木匠的徒弟。黄阿忠也有一方印章“木匠子孙”。他说:“我家祖上三代都是木匠。”小时候,家中木窗中的一扇,天长日久,窗框被雨水泡烂,就去房管所报修。那位阿胡子木匠师傅背着一个帆布工具袋上楼敲门。把窗子卸下,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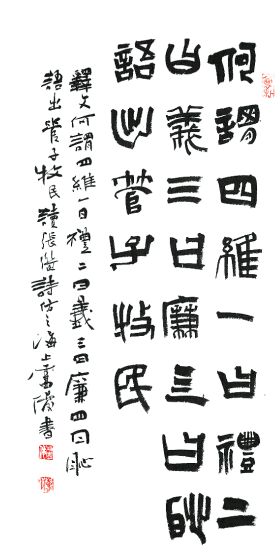
一枝枯荷

胡廷楣

回房管所。三个小时之后,捎回来一扇看起来崭新的、玻璃边上嵌好桐油石灰的窗子。装上铰链,插上插销。他的右手,就在窗户木框修过的地方抚摸一遍。接缝处,还要再抚摸一次,才说:“好了。”

我让阿忠把右手给我看看。阿忠说:“我祖上是木匠,我的手不是木匠的手。”他画画的手,难道没有木匠的某些遗传?

阿忠画过那些高人云端的建筑,让人见识了今天壮美的上海。他是在苏州河边长大的孩子,他的回忆系列画的是弄堂房子和矮平房,是上海市民曾经有过的平凡生活。那些画有着质朴的色彩、简练的线条。那是风景,他一般不画人,可是听得到人声。那些狭窄的鹅卵石铺



管子句摘录
(书法) 卢俊

成的旧街上匆匆忙忙的脚步声,苏州河黑色的水,黏稠地拍着堤岸。用木拖板跺地打拍子,高唱“下雨了”的顽童。下棋的老头,听着评弹为关云长走麦城感慨。烟纸店柜台后面,一张张数草纸的老太,唠叨着柴米油盐。那些散发着机油味道的街道小厂,有弯头的排气扇、小小的



烟囱。弄堂里总有煤球炉呛人的烟雾,火焰噼啪作响。阿胡子木匠上楼梯笨重的脚步声,捎着那扇修好的窗……

我在读油画《甜爱路》。临街弄堂房屋的侧壁,旧墙的上半部被阳光照亮,便很辉煌。那种辉煌并不耀眼,是初春早晨可人的温和。这一片老房

十二宫格里的人生百态

孙孟晋

舞台剧《繁花》三部曲·冬季相当耐看,是季里最成熟的。非常内敛,少了张扬与喧哗,是荒凉的静,是生命里头的滋味,时代隐去,城市的气息被悄然抵达。这一季是有野心的,也就是舞美、配乐的形式感都不再暴露在外,包括演员克制的表演,或者说,表现形式与内在精神浑然一体。

还有,冬季的故事线很难串联了,前面两季几乎已经耗尽。这是以小毛为核心的结构,回到了市井生活的最底层,也可能是成功发达背后的另一道风景,经历更多的是被大时代所遗弃的,挣扎也好,认命也好,是繁花世界里那归于尘土的存在。

舞台剧《繁花》形成了它独特的美学,这次舞美的最大特色是采用十二宫格的形式,分层式,不仅是物理空间,也是时代喧哗的层次,小毛家在最下面,压在被遗忘的底端。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芸芸众生,皆在各自的命运中殊途同归。这也是人物与时间的同框,在金字澄的原著里,时间是流水,上世纪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时候,是交错在一起的,甚至同时发生。

再回想前两季的舞台形式,第一季是转台装置,充满人生各种欲念的烟火气;第二季的舞美寓意被称为“匆匆过客”,履带、车台等装置无不凸显事物还在往前涌动。花开花落,那么第三季就是花落时分,用了很哲学的命题。

谈及《繁花》的人物关系,这是老金最神的地方。“自由摆放,罗列散漫,形成各种行走路线。”这是他形容钢琴的,但是他的通感高明到这般地步,看作人物设置也不妨。所谓海派,要懂得湿淋淋的黄梅天和身体的燥热之间的关系。看《繁花》终季,小毛和银凤那段,原著里写得一波三折。“房间里闷进刺鼻汗气,绕到黑胶木唱片纹路里,转进去,钻进去,吸进去,声音更黏,更稠。”读《繁花》,知道某些景象很快会流转到他处,比如“怀春,煞是动人”,比如前戏是春的转盘,后戏是冬的十二宫格。看《繁花》终季,燥热没有了,喧嚣也渐渐趋于平静。

“弄堂史诗”,《繁花》的地名可以搭成一张细密的地图,它是一座城市的呼吸。《繁花》终季,最贴切小毛的是大鸣钟处,这里更是普通市民的生命变迁图卷。当《繁花》三部曲由主线从阿宝到沪生,再到小毛,从编剧角度,找到了一条由高到低的生命轨迹。人生的不可预知,最终总有些悲凉。开场的序曲就已经点了题,讲汽艇后面的人像白纸、像一条鱼,殊华那句“上海,灰扑扑的荒凉”就这样飘了进来。

“女人觉得,春光已老;男人还在说,春光还早。”这是生命尽头的性别间的絮语,或者说,残酷的言语,在《繁花》终季中是飘出去的,它需要稀释温度,那十二宫格最后也呈十二块黑场。人,也终将面对各种不堪,《繁花》终季最不堪的,在我看来是两个母亲,梅瑞的母亲卷走了梅瑞的钱,小毛的母亲在小毛临终的床头,还暴跳如雷,因为户口本里多了一个陌生女人的名字。亲情,有时候是苏州河的两岸,此岸与对岸,总隔着一

条河。我们都活在市井生活里,这不是粉饰的世界。

十日谈

外国作家看上海

责编:吴南瑶

在上海,感恩每一份善意,请看明日本栏。